原住民文學創作概述

陳伯軒

一、前言

2019年的原住民文學創作成果穩定，尤其在風格與題材上依舊持續開拓。除了瓦歷斯・諾幹增補《當世界留下二行詩》後再版；巴代的長篇歷史小說深入《月津》，細寫羅漢腳之間的「夫妻」情誼；馬翊航出版首部詩集《細軟》；林纓創立的布里居出版社推出《Happy Halloween1・萬聖節馬戲團》；簡李永松的長篇小說《再見雪之國》榮獲桃園鍾肇政文學獎長篇小說正獎；而沙力浪結集過去3篇得獎的報導文學作品而成《用頭帶背起一座座山——嚮導背工與巡山員的故事》。此外，台灣文學獎「創作類・原住民漢語新詩創作獎」，以及每年一度盛大舉辦的原住民族文學獎，亦是豐盛燦爛。余奕德、方惠閔、朱恩成、潘宗儒、陳以箴等人訪談編纂的《沒有名字的人——平埔原住民族青年生命故事紀實》展示了豐厚多面向的平埔族認同故事，替原住民族文學的想像拓張了不一樣的圖景。以下分就創作結集、文學獎兩大面向提出觀察與分析。

二、創作結集

（一）瓦歷斯・諾幹，《當世界留下二行詩（增訂版）》（新北：讀冊文化）

瓦歷斯・諾幹近年來戮力文學推廣與教學，自2011年推出《當世界留下二行詩》、2012年《瓦歷斯・諾幹2012：自由寫作的年代》、2014年《瓦歷斯微小說》，若再算入2013年《字頭子》與此前2009年的《字字珠璣》，可以看出瓦歷斯・諾幹文學推廣的實踐蹤跡。此次增訂新版的《二行詩》，增加了「輯十五：好日子」至「輯十九：大埔之歌」的5輯，依往例每一輯前有短文作為引言。書前序言為蘇紹連評論舊版之文〈神秘的距離與方向——瓦歷斯・諾幹二行詩形式美學〉。

（二）林纓，《Happy Halloween1・萬聖節馬戲團》（台北：布里居）

從《Happy Halloween1・萬聖節馬戲團》的書名看來，林纓的創作企圖恐怕不小。儘管具備原住民作家身分，然而並不從原住民題材著手，這本小說風格詭異而華麗，充滿西方動漫與童話的風格，以神秘的馬戲團成員貓眼作為敘事者，馬戲團在接受一件委託案後，試圖解開任務並逐步完成調查。雖然「荒腔走板」的詭譎風格很大程度沖淡了故事中的恐怖描寫，然而真正恐怖的在於敘事的發展、揭露、收束與伏筆。讀者不難明白作者試圖創造恍然大悟的閱讀體驗，卻又立刻為續集做出轉折的設計。林纓在〈後記〉分享了小說中部分的精密考證，這些冷僻的知識絕大多數消融於正文荒誕怪異美學中，僅有少數以註文呈顯。並且在扉頁上附上書中童謠〈飢餓的知更鳥〉、〈無頭查理〉的演唱QR code，讓文學創作不只是一種靜態的

成果展現，亦可見製作此書的用心。

（三）沙力浪，《用頭帶背起一座座山——嚮導背工與巡山員的故事》（台北：健行文化）

布農族作家沙力浪集結出版的《用頭帶背起一座座山》，當中的3篇報導文學分別榮獲2013、2015、2018台灣原住民族文學獎的肯定。首篇〈用頭帶背起一座座山〉談及布農族背工的歷史，使讀者理解在山林行走的布農族人，如何協助過去的清人、日人乃至於如今的山友更便利安全地進入山林。〈百年碑情〉沿途記錄了喀西帕南殉職者之碑、大分事件殉職者之碑、戰死地之碑、八通關越嶺道開鑿記事碑、抗日英雄紀念碑、表忠碑、太平村建村頌德碑等，可惜大多的「碑情」較像是資料的彙整，少了點文學的潤澤。〈淚之路〉記錄的便是沙力浪等一行人重返祖居地，有計畫地重建石板屋與復振傳統文化的過程。恢復石板屋牽涉到許多現實層面的問題，譬如形制的考究、技術的失傳與替代、當前法規的規範與限制等，最終復原家屋，重新點燃火苗的一刻，讀來觸動心懷，相當誠摯。

（四）巴代，《月津》（新北：印刻）

長篇歷史小說的好手巴代繼《浪濤》（2017）、《野韻》（2018）之後，又推出以羅漢腳故事為主軸的《月津》。巴代的小說在漫長持續的創作成果中，穩定地求新求變。在敘述技巧上，此書雖不如《浪濤》有意翻轉單一線性敘事模式，然而卻在《野韻》以歌聲串連故事之後，《月津》改以氣味作為情愫流動的介質，以含蓄而節制的方式凸顯柳紀明對古阿萊的愛慕之情。作者用旁襯虛寫的方式，透過阿才的口，訴說對愛情的渴慕，並且透過蘇奈美麗的胴體，再三鋪陳疊加故事的曖昧與緊張。柳紀明是一位突如其來的造訪者，穿梭在地方的巷弄與人家中，當他的身分與情感不得已一一揭露後，他選擇了一條最乾脆直截的道路折返，如同他總是那麼乾脆俐落地確定搬運貨材時該走的路徑。

（五）馬翊航，《細軟》（台北：時報文化）

作為首部詩集，《細軟》的風格幽昧且細膩。詩集分為「火種」、「酒水」、「小刀」3輯，前有楊佳嫻〈廢墟天使灰〉的推薦序外，也附有唐捐、崔舜華、姜濤、陳柏煜、林餘佐等名家推薦。細讀詩作，確實能夠感受到馬翊航的詩作慣常出現的某些意象，譬如火，譬如時間，譬如細碎如螻蟻攀爬的情感。可惜火會黯淡，時光總也不復返，詩人以詩捕捉種種伏低幽微的情緒，也無法凝固記憶，讓細小碎瑣的日子從此不動如如。楊佳嫻巧妙地指出，古典閨怨詩常常是男性詩人以閨怨而申訴用與棄的君臣關係，然而現代詩人卻「名正言順」地閨怨，只是那樣的怨，並不限於閨閣罷了（頁22）。

（六）簡李永松，《再見雪之國》（桃園：桃園市政府文化局）

作為文學獎的常勝軍，泰雅族的簡李永松（多馬斯）以〈再見雪之國〉榮獲桃園鍾肇政文學獎長篇小說正獎。故事由主角莫那的國中時期開始寫起，直到青年從軍，晚年回歸故土，算是一個時間幅度跨越較大的故事。莫那與好友瓦歷斯、依娜的互動，天真純善，也處處顯示早年原住民在學校內外遭受到的許多歧視與霸凌。從教育學習、文化

適應、經濟困境、勞動與雛妓問題，可以感受到作家仍舊沿循著抗議敘事的模式壓印重要的議題。可惜礙於篇幅限制，莫那從軍與晚年落魄的生活，以及當中的轉折似乎沒有很細緻圓融的處理。但有不少場景似乎可以在簡李永松早年自行出版的《北橫多馬斯》（2002）看到，可能是創作題材的慣性，更可能是實際生活見聞的折影。

（七）余奕德、方惠閔、朱恩成、潘宗儒、陳以箴，《沒有名字的人——平埔原住民族青年生命故事紀實》（台北：游擊文化）

根據〈楔子〉所述，此書首先形成於2014-2017年間刊登在「沒有名字的人」粉絲專頁上的故事，透過5個人的自述，逐步促成後續20位青年的訪談，因而成就了本書的前後兩大架構。從書中的訪談可以得知，平埔族的認同議題長年以來夾混在原住民與漢人之間，常常兩邊都得不到認可，還必須不斷應對社會對於平埔族種種扁平化的認識。然而，這並不代表平埔族的文化已然消失殆盡，在很多地區還是隱然成為一種生活的慣習或是伏流於漢族與原住民文化之下，有待國家社會的重視，以便重新挖掘與復振。本書訪談對象中，每個人的認同強度與方式也並不一致，有些人「一瞬間通過奇異點，翻面成番」（馬翊航語），但也有人同時接納了多重身分認同，甚至理解「沒有名字的人」，卻是「有故事的人」。

三、文學獎

（一）miLeKaLay——第10屆「台灣原住民族文學獎」

由原民會主辦，一年一度的台灣原住民族文學獎及文學論壇、文學營，仍然是培育與推廣原住民文學創作研究的重大活動。文學獎「小說組」第1名潘鎮宇〈沒有月亮的晚上〉、第2名胡信良〈鐵絲網外的天空〉、第3名賴勝龍〈親愛的表哥〉、佳作葉長春〈豎夢〉、根阿盛〈瑪阿露（謝謝）〉。「散文組」第1名游以德〈傭〉、第2名胡信良〈菸斗〉、第3名潘一帆〈與父過河〉、佳作陳宏志〈餘音〉、程廷〈梅花〉、夢真・阿嬪・法蕾蔺〈溪中火〉、胡嘉偉〈執著〉。「新詩組」第1名游以德〈口傳史詩〉、第2名格格兒・巴勒庫路〈Kacalisian〉、第3名莊嘉強〈一個原住民的誕生〉、佳作陳宏志〈寓言〉、亞威・諾給赫〈我本來沒打算走進去〉、「報導文學」第1名田雅頻〈Ima ka meiyah dmayaw teaki lxi skuy dama mu？誰能來採我父親的箭筍園？〉、第2名李秀蘭〈女巫學校Ⅱ-2019羅法思祭團筆記〉、佳作高明文〈靈地誕生的使者〉、蘇美琅（mihumisang即將消失在光譜中的語言——寫在2019原住民族語國際年〉、潘宗儒〈結痂與創生：專訪部落青年阿冰〉。以上得獎作品結集出版為《miLeKaLay——108年第10屆台灣原住民族文學獎得獎作品集》一書。

（二）2019台灣文學獎「創作類・原住民漢語新詩創作獎」

今年度台灣文學獎徵選的文類為漢語新詩，入圍者有王靜嫺〈被遺忘的姓名〉、游悅聲〈Bayes〉、游以德〈平地人〉、黃璽〈十二個今天〉、Nakao Eki Pacidal〈采風番社圖外〉，最後黃璽〈十二個今天〉與游悅聲〈Bayes〉榮獲獎項。而夏曼・藍波安則以2018年出版的《大海之眼：Mata nu Wawa》榮獲「圖書類金典獎」，此書延續夏曼・藍

波安一貫的海洋美學與思維，卻補足生命歷程中的一段空白——放棄保送台灣師範大學後，到台灣西部工作存錢準備考試的經歷。此書備受肯定之餘，夏曼・藍波安在日漸豐碩的海洋圖景之後／之外，是否有精粹特拔之作，是非常值得持續期待的。

四、結語

學術界對於原住民文學創作的定義，大多仍然以「身分」界定而不以「題材」為準，其理由之一，便是希望文學創作與文化生產的能量，乃是作用於人身上，而非鎖定於特定的主題。創作的展現方式，對於作家而言有其高度自由的揮灑空間，但在面對原住民族文學獎時，即使於報名資格上已限定了身分，創作題材能夠向外拓展的幅度仍然有限，在歷來的評審紀錄中也都能看出對此問題的關切，然而不得不說，這樣的結果大抵也該受創作自由的護庇。對於許多原住民創作者而言，直到如今文學獎仍然是鼓勵創作的一大動力。當然，倘若我們希望原住民創作的梯隊能夠更強健而旺盛，那麼除了在各種體制下該有其策略性的展示外，也應當回歸到創作的主體上，以更多、更頻繁、並更有企圖挑戰既有的市場與評論機制的作為，使原住民的文學創作持續生發與推進、開展。